

美国名将全传

威廉·弗雷德里克·哈尔西



A COMPLETE SET OF
BIOGRAPHIES
ON AMERICAN FAMOUS GENERAL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美国名将全传

威廉·弗雷德里克·哈尔西

主编：祁长松

威廉·弗雷德里克·哈尔西

全名：William Frederick Halsey

绰号：蛮牛

生卒：1882. 10. 30~1959. 8. 16

出身：军人

学历：大学（海军军官学校）

职务：航空母舰特混队司令、南太平洋战区
最高司令、第 3 舰队司令员。

军 衔：海军五星上将

夫 人：弗朗西丝·库克·格兰迪

子 女：不详

参战经历：1942 年 8 月，指挥南太平洋舰队在南太平洋对日作战；1943 年 6 月指挥由 500 艘舰船组成的舰队，进行太平洋大反攻，对解决南太平洋诸岛和光复菲律宾做出了贡献。

荣 誉：4 枚“优异服务勋章”

著 作：《哈尔西海军上将的故事》

名 言：假如要我列举哪些工具曾经帮助我们赢得太平洋战争，我就会照下列的顺序排列：潜水艇第一，雷达第二，飞机第三，推土机第四。原子弹则不能列入。

一、海校毕业 绰号蛮牛

威廉·弗雷德里克·哈尔西于1882年10月30日出生在新泽西州一个海军军官家庭。他的父亲是美国海军军官学校1873年的毕业生，在海军服役多年，曾被授予海军上校军衔，并担任过海军军官学校船艺系的领导；他的祖先中，很多人都与海军有关，同战舰有缘，跟海浪打过交道。这一切，对哈尔西选择海军生涯不无影响。

中学毕业后，他原指望考入美国海军大学，可是因为其家庭当时没有固定住所，又没有什么政治关系，所以，未能得到保送资格。失望之余，他曾到弗吉尼亚大学攻读医学。后来因为他的母亲一再写信向麦金莱总统恳求，才得到了保送资格。哈尔西成名后曾对朋友说，要不是因为自己的母亲，他现在一定是个医生了。

1900年，哈尔西怀着激动的心情，跨进了海军军官学校的门槛。就学期间，哈尔西是绿茵场上的活跃分子，曾在学校的足球队里当了两年的后卫。正是由于踢足球的缘故，哈尔西与尼米兹朝夕相处，成了亲密的朋友，然而，与尼米兹不同，哈尔西的学业并不太好，几乎被勒令退学。

在海校他最糟糕的是机械学，海军大学4分是最高分，哈尔西通常是2分半左右，有时刚好及格。

哈尔西不好好读书与他酷爱足球有直接关系。在弗吉尼亚大学时，他就成为呼声最高的足球明星，只是在球场上太蛮了

点。有一次他甚至将对方一个后卫的腿给撞断了。在海校，他常常代表海军队参加当地的比赛，但连续两年都败于陆军队脚下。记者们在评论这些比赛时，总是说哈尔西是最糟糕的球队中最好的球员。他在家的绰号是“胖子”，但记者们更喜欢称他为“蛮牛”。

1904年，由于老罗斯福总统大力扩建海军，需要大批新军官，哈尔西从学校提前毕业，被分配到一艘烧煤的战舰“密苏里”号服役。从此，开始了自己40余年的海上生涯。

3年之内，他已经是新军舰“堪萨斯”号上的一位青年军官。那也是罗斯福的环游世界“白色大舰队”中的主要战舰之一。又很巧合，哈尔西的第一次航行是从澳大利亚到日本。

1909年，哈尔西与弗朗西丝·库克·格兰迪结婚。这时，他虽然只是一名低级军官，但渴望在战争中大显身手。然而，他一直未能如愿，以致慢慢地对这种缺乏火药味的海上生活失去了兴趣，曾想离开海军，多亏朋友们的竭力劝阻才使他打消了这一念头。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哈尔西受命指挥“弗鲁塞”号驱逐舰。恰好，未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在这艘军舰上，这使哈尔西有机会结识了罗斯福，并与他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友谊。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哈尔西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个年轻的驱逐舰编队指挥官。哈尔西加入基地设在爱尔兰昆斯敦的美国驱逐舰舰队，先后指挥“奔汉姆号”和“肖号”驱逐舰，获得海军十字勋章。在战争中，他多次立功，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深受上级的赏识。

二、多次调任 表现不俗

大战结束后，哈尔西指挥“雅纳号”驱逐舰，为参加巴黎和会的威尔逊总统的坐舰护航。经过海军情报部的训练之后，哈尔西海军中校出任美国驻德国大使馆海军武官。1924年，改任驱逐舰舰长。两年后任“怀俄明号”战列舰副舰长，晋升为海军上校。

1927年是哈尔西海军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哈尔西调到海军学院，担任一艘练习舰的舰长。说来凑巧，这个学校的第一个飞行学员大队，正是以该舰为训练基地，这使哈尔西意外地获得了学习航空知识的机会。

哈尔西说：“我一生的事业在这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开始对航空入了迷，几乎一天到晚都在想航空。”

当时，他对飞行入了迷，坚决要求参加飞行训练，但因视力不佳未获批准。尽管如此，他对飞行仍然有着浓厚的兴趣，并确信飞机已成为作战舰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他开始潜心研究航空部队如何与水面舰艇协同作战的问题。

由于他潜心钻研，最后终于使自己成为美国海军最有经验的航空母舰指挥官之一。

1930年，哈尔西赴大西洋指挥驱逐舰分遣舰队。之后，先后在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和陆军军事学院任教官。哈尔西被调往陆军战争学院受训，与他同班的有布莱德雷和温赖特。

1934年，美国海军航空署准备让他出任“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的舰长，但有一个附加条件：51岁的哈尔西必须通过“航

空观察员”的训练。哈尔西大喜过望，立即表示同意。他说：“那一天夜里，我把一年的酒都喝光了！”于是，哈尔西终于登上了航空母舰的舰桥，成为美国最早的航空母舰指挥官之一。不久，他又通过严格训练，获得了“驾驶练习员”的证书和“金翼”证章。

两年后，哈尔西调任萨科拉飞行学校校长，晋升为少将。这时，他虽然已进入高级指挥员的行列，但仍对各种新技术感兴趣，并成为引进新技术的积极倡导者。例如，他曾极力主张把舰、机通信的无线电报改为无线电话，并最早提出了舰、机使用雷达的建议。哈尔西曾十分感慨地说：“假如要我列举哪些工具曾经帮助我们赢得太平洋战争，我就会照下列的顺序排列：潜水艇第一，雷达第二，飞机第三，推土机第四。原子弹则不能列入。”

1938年，哈尔西出任第2航空母舰分遣舰队司令，次年改任第1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司令，旗舰为“萨拉托加号”。

1939年，美国海军已有5艘航空母舰，其中2艘是由他指挥的。这时，航空母舰战术已有很大发展，逐步走向成熟。舰载机根据任务不同，也有明显分工，战斗机分为歼击机、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三种。歼击机主要任务是保护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以及母舰本身的安全；俯冲轰炸机以携带炸弹为主，主要攻击敌方中小型军舰和大型战舰的舱面设施，由于携弹较轻，所以比鱼雷轰炸机机动性能好；鱼雷轰炸机主要以攻击敌大型舰船为主，因为携带鱼雷进攻，危险性较大，而且鱼雷攻击要求瞄准敌舰吃水线以下，所以鱼雷轰炸机不得不贴近水面直线飞行相当一段距离，这样在迫近敌舰时，极易被敌炮火和战斗机击中。

由于三种飞机任务不同，性能差别很大，所以在实施攻击时，要想取得最佳效果，就必须实行协同作战。通常是歼击机先投入战斗，引开敌方歼击机，俯冲轰炸机紧接着投入战斗，等到敌人注意力最分散的时候，鱼雷轰炸机才悄悄地从敌舰两舷侧翼的一定角度同时接近敌舰，施放鱼雷，这就使得敌舰向任何一方规避都会被鱼雷击中。然而这一战术在实际战斗中却很难掌握，主要取决于飞行员的战术技术水平。

根据当时的形势，哈尔西深感对日战争日益迫近，因此，为了使自己的航空母舰部队在开战后有更强的战斗力，他想尽一切办法，提高飞行员的战术技术水平，组织了许多次近似实战的演习，通过演习又进一步深入研究舰载机的协同进攻战术，使部队的作战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所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所指挥的第8任务部队，成为太平洋舰队最有战斗力的一支航空母舰特混编队。

1940年春，哈尔西升任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司令，指挥太平洋舰队所辖的全部航空母舰，晋升为海军中将，哈尔西此时正预感到日本有可能进攻美国，所以潜心研究对策。他还是主张海军应引进新技术的积极倡导者。

他研究出一个重要的技术成果——即主张对舰载机的通信方法可使用无线电话而不用无线电报。这种口语的方法是比较有效的，并且也证明在150英里以内的距离是不会受干扰的。他最早提倡使用雷达，当时那还是一种极为机密的新发明。他曾指出即使在恶劣气候条件下，远隔7万多码，雷达都能发现一支驱逐舰中队。

三、率舰出航 免遭劫难

1941 年 11 月 27 日，哈尔西出席金梅尔召开的一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美国“前哨岛屿”的防御问题。包括中途岛、威克岛和约翰斯顿岛等等，它们都是同样的缺乏人员和装备。哈尔西主张把一批（12 架）陆战队 F-4F 战斗机运往威克岛用来代替陆军飞机，因为后者离开地面的距离很难超过 15 英里。他的主张被采纳，并由他负责运输。

11 月 28 日下午 7 时，即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几天，哈尔西奉命率领以“企业”号航空母舰为核心的一支特混编队，为威克岛运送远程作战飞机，以加强美国“前哨岛屿”的防御。离港之前，他曾请示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您想要我走多远？”意思是说，假如碰到敌方兵力，就有挑起战争的可能。金梅尔回答说：“用你的常识！”哈尔西认为，金梅尔的命令是恰到好处而并非推卸责任，因为在紧要关头，一切决定必须“在现场的人”来作出。

行动前，为了麻痹夏威夷的日本间谍，使他们以为这次行动只是一次例行训练，哈尔西原打算让他的 3 艘战列舰随舰队一起出发，后来转念一想，必须尽快把这批战斗机送到威克岛，如果让航速只有 17 节的战列舰同行，就会使航速高达 30 节的“企业”号和其他战舰失去优越性，一旦与日本人遭遇，战列舰又无法保护其他舰只，因为保证安全的最大要素是速度，所以，他最后决定还是不带那几艘老掉牙的战列舰。没想到这一决定却把那 3 艘战列舰送进了鬼门关。

舰队一驶离珍珠港，哈尔西立即命令舰队进入战斗状态，所

有飞机都带上炸弹或鱼雷，一旦发现敌舰或敌机就可以马上发起攻击。

由于全舰队知道这次任务的只有 3 个人，所以在哈尔西的命令下达后，整个舰队都沸腾起来。此时此刻，美国尚未对日宣战，哈尔西的参谋们接到命令后感到极为惊讶，一个作战参谋甚至以为这个命令是什么人昏了头，胡乱造出来的。他找到哈尔西，问他是否知道这个命令。当他听到哈尔西回答说正是他亲自下达的命令时，参谋不由得紧张起来，脱口问道：“您知道这个命令意味着战争吗？”

“知道。”

“但开战与否这是不能由您个人来决定的，万一出了事谁来负责呢？”

“我负责。如果发现敌人立即出击。先射击，以后再讲理！”哈尔西斩钉截铁地说道。

随后，他又下令停止了一切无线电通讯。白天，派出反潜巡逻机担任戒备，早晚两次出动飞机在舰队周围 300 海里的范围内搜索敌机敌舰。当时，在美国太平洋舰队中，只有哈尔西的这支舰队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

这时，一支巨大的日本联合舰队在 11 月 26 日已经离开基地，采取偏北的航线驶向夏威夷。假使日军的航线拉直一点，哈尔西这一支小型兵力就可能一头撞上，那他的卓越事业也就可能在尚未开始之前就已结束。

12 月 4 日晨，哈尔西顺利到达离威克岛约 200 英里的地方。他命令海军陆战队的 12 架 F-4F 战斗机自行飞往威克岛，然后便掉转船头返回了珍珠港。他原计划在 12 月 7 日晨 7 点 30

分（夏威夷时间），也就是在日本第一次攻击波发起攻击前 20 分钟，进入珍珠港，但因气候关系，在给驱逐舰补给燃料时耽误了时间，所以，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那个黎明，哈尔西的舰队还在离珍珠港 200 多海里的地方。

早晨 6 点钟，哈尔西派出 18 架 SBD 俯冲轰炸机兼带前方巡逻任务先行飞回珍珠港。他自己则走下舰桥，跑到司令室，悠闲地刮了胡子，洗了澡，然后同副官共进早餐。当他正要喝第二杯咖啡时，电话铃响了。副官拿起听筒，脸色骤变，转脸向哈尔西报告说，值班参谋收到一份珍珠港惨遭空袭的电报。

哈尔西一听不由得跳了起来。他以为是自己的 18 架飞机与基地高炮部队打了起来。他冲着副官吼道：“你说什么？难道自己打起来了？”

正在这时，通讯参谋走进来，交给哈尔西一份电报，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哈尔西当即用扩音器向全舰通报了这一消息，并命令全体人员进入战斗状态。

在以后的 24 小时里，他的舰队不断地在日本舰队可能的撤退方向上搜索，意欲报仇，但一无所获，只好悻悻地返回珍珠港。

珍珠港损兵折将后，美国当局把受到的责难完全强加到金梅尔的头上时，哈尔西却挺身而出为他辩护，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前程，毅然为他的老友说话。金梅尔是他的同班同学（1904 年）。1941 年 2 月金梅尔超越资深的将领被提升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时，哈尔西既高兴又吃惊。10 个月后，金梅尔受到撤职的处分，哈尔西认为把全部责任归于上任仅 10 个月的金梅尔，似乎不太公平。他认为珍珠港之所以受到偷袭，主要是因为缺乏远程侦察机。哈尔西自己也承认过去太低估了日本人。他在回忆录中

说：“在12月7日以后我才改变了我的看法，日本海军航空兵这一次的 attack 的确非常高明。”

四、振奋精神 主动出击

哈尔西从威克岛返回珍珠港时，整个军港到处都是劫后的惨景。3艘战列舰葬身海底，4艘受重创，到处都是倾覆的舰船，到处都可以见到冒烟的废墟。看着这副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哈尔西暗自发誓，一定要亲手把山本五十六送入地狱。当时太平洋舰队的士气一落千丈，失败带来的悲观情绪充斥着整个舰队。

这种情绪也影响到一些高级军官，舰队司令部草木皆兵，唯恐日本人再来偷袭，以致把一些海洋生物也误以为是敌方的潜艇，一再派出哈尔西的特混编队前往攻击。尽管哈尔西对此火冒三丈，但也无可奈何。有一次，哈尔西奉命前往夏威夷群岛北部海面搜索据认为是驶向美国西海岸的日本潜艇。当时部队上下都有些神经过敏，海上观察员一再地把白色浪花当成敌方的潜望镜，把海豚报告成敌方鱼雷。以致哈尔西的编队一路上不断地为一些可笑的目标担心受怕。哈尔西不得不经常亲自站到舰桥上观察敌情。

一位年轻军官误以为一艘在波涛中驶往前方搜索敌潜艇的驱逐舰正沉入海底，便大叫起来，“哎呀！沉下去了！驱逐舰沉没了！”哈尔西正好站在他身旁，立即拿起望远镜，只见这艘驱逐舰从波峰后面又浮现出来。见此情形，哈尔西气得七窍生烟，大发雷霆，恶狠狠地训斥道：“下次再说这种蠢话，就把你扔进大海！”

可是，观察员的神经过敏症仍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严重，致使哈尔西不得不正式训戒自己的部下。

代替金梅尔接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尼米兹到达珍珠港不久，即召见了哈尔西。在此之前，尼米兹对哈尔西的大名早有所闻，经过一番长谈，他发现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当时太平洋舰队的许多高级军官都不赞成尼米兹提出的积极防御、主动出击的作战方针，而在保存实力的借口下，力求消极避战。哈尔西却是少数几个坚决支持尼米兹的将官之一。这使尼米兹感到欣慰。以至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一直都坚持着这样一个原则：“任何有损于哈尔西声誉的事我都不会参加。”

尼米兹告诉哈尔西，日本人此时已经攻占了英属吉尔贝特群岛。从那里很容易就可以推进到西萨摩亚，从而切断美国到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线。从最近获得的情报看，那里的情况十分危急。目前，除了使用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外，别无他法。因此，他要哈尔西率领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对日军据守的马绍尔群岛和吉尔贝特群岛进行一次战术突袭。

哈尔西在接受第一次战时的攻击任务时，内心并不感到兴奋。后来他承认知道日本人在马绍尔群岛早已作了不合法的设防；同时他也知道在过去的一次军事演习中，曾经判定美国人攻击夸贾林的计划是失败的。

尽管哈尔西深知这项任务的危险性极大，但他依然接受了任务，并立即率领部队驶往目的地。

1942年1月，哈尔西率领两艘航空母舰，冒着危险，穿过日军严密控制的水域，向设防缜密的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发动了一系列大胆的突袭。2月1日轰炸了马绍尔群岛北端的各

据点。由弗莱彻少将指挥的“约克城”舰队也猛袭吉尔伯特岛中的马金岛，以及马绍尔南端的两个小岛。日军完全没有料到美军会远离珍珠港数千里进行远程奔袭。日军统帅部唯恐美军会进一步将突袭矛头指向日本本土，不得不从前线召回三分之一的战斗舰只。这是因为日本害怕本国有受到攻击的危险，但这么一减使原来在数量上对美军占巨大优势的日本在前线的兵力受到了削弱。

哈尔西说：“当我们的舰队向马绍尔出击时，你在珍珠港到处都可闻到失败主义的臭味，而现在官兵们正恢复精神、斗志昂扬，美国人民也是如此。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答复他们在困惑中所提出的疑问“美国海军到哪里去了？”而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因此，哈尔西获得了他的四枚“优异服务勋章”中的第一枚。

此后，哈尔西又根据尼米兹的命令，成功地袭击了被日军侵占的威克岛和离日本东京只有 1000 海里的南鸟岛，均获得一定的战术效果。这些胜利尽管成果并不大，但却具有很好的宣传价值，使美军官兵和国内舆论受到鼓舞。

五、轰炸东京 声名大震

“鼓舞士气的突袭”刚完成，哈尔西又被邀请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办公室，讨论来自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某种十分机密”的计划。尼米兹告诉他一个秘密的军事行动——轰炸日本首都东京——已获批准，并进入了最后的准备阶段。根据尼米兹的意见，这一行动由哈尔西直接指挥。

杜利特尔中校已经训练了 16 名陆军航空队的 B-25 轰炸

机飞行员，他们在模拟的飞行甲板上学习起飞的动作，并准备作一次前所未有的奇袭——用匕手插向日本心脏。海军参谋长的一位使者说：“他们也许并不能造成多大的损害，但可以让裕仁要多加考虑。”

哈尔西立即接受了把杜利特尔的突袭兵力送到距离东京 400 英里以内海面上的紧要任务。

为了万无一失，哈尔西制定了周密的计划，组织部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甚至在启航时，部队仍然不知道进攻的目标。他说：“他们需要好运，因为必须达到足够接近的位置才能有效。”他率领两艘航空母舰“企业”号和新来到太平洋的“大黄蜂”号，另外加上一些掩护兵力。

4 月 13 日，满载 B—25 远程轰炸机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在预定海域与担负支援任务的以“企业”号航空母舰为核心的第十六特混舰队会合。哈尔西召集全体官兵，郑重宣布：“我们正前往轰炸东京！”全体将士欢呼雀跃。然后，哈尔西把负责空袭的指挥官杜利特尔叫到跟前，交给他一枚“日美亲善纪念章”。那是哈尔西当少尉时，随舰访问横滨港，不知哪个团体赠送的。他对杜利特尔说：“把这个东西从东京上空扔还给日本鬼子吧！”

4 月 18 日清晨，在离东京 650 海里左右的地方，哈尔西的舰队被日本巡逻舰发现了。这比原定的飞机升空距离整整多出了 100 英里。哈尔西果断决定，飞机立即起飞。

8 时 15 分，16 架 B—25 远程轰炸机腾空而起，向东京飞去，舰队则迅速离开了危险海域，安全返回珍珠港。

3 个多小时后，由杜利特尔中校率领的 B—25 机群飞抵日

本。他们以超低空飞行，顺利地突破了敌方防线。当机群出现在东京、横须贺等城市上空时，日本人还没来得及发出空袭警报，就被炸得乱作一团了。

詹姆斯·杜利特尔中校率远程轰炸机群成功地轰炸东京等地，后来有部分飞机降落在中国机场，飞行人员得到中国军民的救护。此番轰炸震惊日本朝野，杜利特尔因此晋升为准将并获得国会荣誉勋章，哈尔西也名声大震。

这次轰炸虽然给日本人造成的直接损失并不大，但政治影响却是巨大的，正如尼米兹战后所说的：“这次空袭东京对于日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甚至于很少有日本人知道这个城市曾经遭到轰炸，而日本的统治者不仅知道而且大为震动。这次空袭对于战略形势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美国虽然还是采取守势，但在战略上已经展开积极的行动。

当哈尔西向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报告时，后者告诉他南太平洋的形势“日趋紧急”，日本正在集中兵力准备进攻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列克星敦”和“区克城”两艘航空母舰正在现场，哈尔西奉命率领他的两艘航空母舰加入它们的阵容。

使哈尔西感到终身遗憾的是，历史上第一次航空母舰大会战珊瑚海海战发生时，他正在赶赴该战区的途中；而中途岛海战前，他又不幸因病住院，从而又错过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战机会。

六、统驭三军 鏖战瓜岛

中途岛海战后，美军决定乘胜前进，反守为攻。哈尔西异常

兴奋，立即向他的部属发布了一项简短的命令：“攻击！攻击！再攻击！”

1942年8月7日，美军向所罗门群岛的重地瓜达尔卡纳尔岛（以下简称瓜岛）发起攻势，揭开了“反守为攻”的序幕。然而，由于战役司令戈姆利指挥不力，美军初战屡屡受挫。

10月中旬，形势更趋恶化，美军亨德森机场在日机的猛烈攻击下，受到严重破坏，已陷入瘫痪状态，以后又遭到日本巡逻舰的轰击，48架飞机被击毁击伤，全部燃料烧得精光。登陆美军已面临被赶下大海的危险。为了扭转战局，尼米兹断然决定将南太平洋地区的三军指挥权交给哈尔西，让他尽快组织兵力打退日本人的进攻。这一任命使瓜岛前线的美军官兵情绪振奋。

尼米兹的手令送到哈尔西手里的时候，他刚巧正在南太平洋巡视。他对瓜岛的形势很了解，但对此任命却毫无准备。据哈尔西的情报参谋回忆，当哈尔西接到任务时，惊讶地说：这可真是上帝交给我的最烫手的白薯了！他从没有指挥过陆军，也没有指挥过盟国的友军，更何况他所要顶替的戈姆利中将还是他40年的老友。尽管如此，他仍然坚决执行了尼米兹的命令，并很快组成了美国军事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三军联合指挥部，迅速展开对三军合同作战的指挥。

日本人在瓜达尔卡纳尔已建有机场，对在新赫布里底的联军构成严重威胁。海军上将金不顾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多数反对，决定要在这一点上向敌人挑战。

哈尔西接管指挥权之后，就召见了手下的陆海空三军首长并问他们是准备撤退还是准备苦撑下去。地面指挥官范德格里弗特宣称：“只要能够比过去获得较多的海上支援，那我可以撑下

去。”哈尔西回答说：“好，就这样！我答应给你我所能获得的一切东西。”

哈尔西的行动似乎比言词更积极。他从珍珠港搜集一切不用的船只，并从回国的船只上拆卸武器和电子装备用来补充自己已经受损的舰艇。哈尔西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歼灭日军，多多杀敌！”他以自己勇于进取的精神，“燃起了瓜岛部队的火焰！”一位在岛上的美军军官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我们许多人正患疟疾，有气无力地从散兵坑里爬了出来。一听说哈尔西当我们的指挥官，大家都高兴得大叫起来，跑得像兔子一样快！”为了有效地组织作战，哈尔西冒着风险亲临瓜岛前线视察，迅速调整了部署，并很快建成了“美国军事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三军联合指挥部。”

这时日本人也在加紧策划下一步的攻势，他们准备从陆上、海上和空中同时向防守亨德森机场的美军发起总攻。陆上将分三路进行突击。工兵将为主攻部队开辟一条穿过莽林的通道。主攻部队的目标是打进机场破坏美军的通讯中心。当主攻部队行动时，各路日军均展开凶猛的牵制性进攻，迫使美军在整个防线上疲于应付。与此同时，腊包尔、布咯和布干维尔等地将派出大批飞机袭击美军，支援陆上战斗。山本五十六的联合舰队主力也将冲进狭窄的海峡，用炮火轰击美军阵地，在夺得亨德森机场后，军舰上的飞机将以该机场为基地追击被击溃的美军。

从侦察机报告的情况分析，哈尔西判断日军的总攻几天内就将发动。在研究反击对策的最高司令官会议上，瓜岛守军司令范德格里弗特反复强调该岛形势险恶万分，必须给予强有力的支援。哈尔西咆哮地回答：“我会把我的全部家底统统调给你的，”

范德格里弗特知道，哈尔西从来都是说话算数的，这才放心地返回了防地。

10月23日，日本人倾全力想夺回亨德森机场。哈尔西立即投入一支由两艘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舰队，用来对抗自中途岛以来最强大的敌方舰队。哈尔西在指挥所发出一项简单的命令：“攻击再攻击”，结果“大黄蜂”号被击沉，“企业”号受了重伤。但尼米兹认为那是具有“长远的战略利益”的，因为敌军的攻势已经受挫，尽管日军死伤极重，但亨德森机场仍安然无恙。

经过了几小时的战斗之后，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关键会战终于爆发了。

10月24日，日军总攻开始。凶猛的日本陆军嗥叫着冲向美军阵地，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死在铁丝网前，但他们仍然踩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向前冲击。有几处防线被突破。美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勇敢地发动反击，迅速封闭日军突破口，然后又经过艰苦的搏斗，全歼突进防线的日军，就在陆上战斗接近尾声时，海上的战斗则刚刚拉开序幕。

由于日本担负陆上进攻指挥的司令官过分性急发出了“攻击成功”的电报，山本五十六认为，美国人已经招架不住，所以，他只给南云指挥的由4艘航空母舰和5艘战列舰组成的机动编队发出了一个极其简短的命令：“捕捉并歼灭所罗门海峡的任何美军，包括任何增援部队。”这终于导致了海战史上有名的圣克鲁斯海战。

26日，哈尔西所辖的第16特混舰队和第17特混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圣克鲁斯岛海域交战，美国海军遭到战术性失利，损失1艘航空母舰和74架飞机，日本则有2艘航空母舰受创并

损失 100 架飞机，但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认为“瓜达尔卡纳尔岛总的形势并非不利”，因为联合舰队舰载机飞行员损失严重。趁日本联合舰队撤回特鲁克岛接受补给的机会，哈尔西加紧为海军陆战队赶运增援力量。哈尔西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为南太平洋战区战役的关键，于 11 月 8 日飞抵该岛的亨德森机场视察，提出“杀死日本佬！杀死日本佬！杀死更多的日本佬！”的口号鼓舞守军。

11 月 13 日，圣克鲁斯海战之后不久，哈尔西又指挥自己的舰队，与山本五十六在所罗门海域再次交锋。战斗中，美军击沉了日本战列舰“比睿”号和“雾岛”号，还击沉击伤其他一些舰只，日军损失很大。

11 月 14 日，美国海军在哈尔西指挥下向日本运输舰队发起反击。次日，在瓜达尔卡纳尔海域的战列舰交战中，日本损失 2 艘战列舰、1 艘重型巡洋舰、3 艘驱逐舰、11 艘运输舰和数十架飞机。

此后，山本再也没有冒险派遣他的舰队驶进瓜岛海域。由于丧失了制空权和制海权，瓜岛上的日本陆军，再也没有能力发动新的进攻了。

1943 年 2 月 9 日，瓜岛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帕奇将军告诉哈尔西：“瓜岛上已经没有‘东京快车’的终点站了。”满怀胜利喜悦的哈尔西向尼米兹发出了捷报。

持续半年的瓜岛之战以日军的惨败告终。为了庆祝美军的胜利，罗斯福总统给哈尔西发了贺电。哈尔西立刻向全体参战官兵转达了总统的祝贺，并在贺电中添了一句结语：“向战斗中光荣牺牲的人们致敬，愿这些英灵魂归天堂！”

鉴于哈尔西在瓜岛争夺战中功绩卓著，罗斯福总统亲自建议，破例提升他为海军上将（按美国海军的习惯，同时只能有 4 位上将，而当时员额已满）。

七、毙命山本 争夺所罗

瓜岛战役结束后，太平洋战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日美双方都在积极地集结兵力，准备下一步的行动。只有哈尔西指挥的南太平洋战区，战斗始终没有停止。

2 月 21 日，哈尔西的部队在拉菲尔群岛登陆。3 月 2 日，又在俾斯麦海以空中优势打垮了山本的一支由 8 艘驱逐舰组成的分遣舰队。

山本为了扭转在这一地区的空中局势，又抽调了大批舰载机进驻腊包尔，以期对美军基地进行连续不断的空袭。但在空战中，他们损失惨重。日军在所罗门一线，陷入困境。

为了鼓舞前线官兵的士气，山本五十六决定亲赴布干维尔视察，但是，他的起飞时间被美军情报部门获悉。罗斯福总统得知这一消息时，美国海军首脑恰巧正按惯例同总统一道就餐，于是击落山本座机的决定就在餐桌上定了下来。这次行动被定名为“复仇”，意即报珍珠港之仇。

4 月 17 日，哈尔西接到尼米兹关于要他组织航空兵完成这一任务的命令。此时离山本座机起飞的时间已经不远。哈尔西当即同所属航空兵布置了任务。根据山本历来遵守时间的习惯，美军制定了一个地点和时间都极为准确的伏击计划。战斗将由 18

架 P—38 战斗机来完成。

4 月 18 日清晨 7 时半，美机编队向布干维尔飞去。为了避开日本雷达，美机群在海上低空飞行了大约 2 小时。在预定截击前几分钟，6 架担负狙击任务的飞机和 12 架担负掩护任务的飞机分别上升到 3500 米和 6000 米的高度。

9 时 34 分，当美机临近卡伊里以北大约 55 公里上空时，两架日本双引擎飞机在 6 架零式战斗机的护航下，在左前方 30 度出现。这时担任掩护任务的 12 架 P—38 从 6000 米高空直扑下来，于是 6 架日本护航机被引开。

美军行动组长朗菲尔中尉乘机扑向山本座机，直到非常接近的距离才向山本的前进方向猛烈扫射，就在他即将与山本座机错开的一瞬间，他看见对方右发动机起火，接着右机翼也着了起来，朗菲尔的机头差一点撞在山本座机的屁股上。随后，他看见这架巨大的日本一式陆上攻击机触到密林的树梢上，机翼被卷入紫色的火焰和碎片中，机体像个大火球，一头栽进了密林。曾经称雄一时的山本五十六就这样葬身在异国的土地上。

战斗结束后，美军所罗门地区航空兵司令米彻尔向哈尔西报告了战斗经过。哈尔西感到非常满意，立即回电表示祝贺，他在电文中以幽默的语调表达了自己的愉快心情：“祝贺你们成功！在猎获的鸭子中，好像还夹着一只孔雀。”

1943 年 5 月 11 日至 25 日，盟军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叉戟会议”上，研究确定了下一步的“双叉冲击”作战计划，盟军将从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同时向日军发起进攻。哈尔西奉命指挥所罗门群岛战役。为了使这一战役能够顺利进行，尼米兹大大加

强了哈尔西指挥的第三舰队的实力，航空母舰增至 6 艘（舰载机 540 余架），战列舰增至 2 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增至 49 艘，而且还给哈尔西配属了大批海军陆战队。

6 月 30 日，哈尔西部在新乔治亚岛实施登陆作战，遭到日本守军的激烈抵抗。海战速度的加快促使哈尔西更换了陆战指挥官。8 月 25 日，美军攻克该岛，歼敌约 9 千人。

根据预定计划，哈尔西下一个攻击目标是科隆班格拉岛。该岛有 1 万日军严密设防，强攻不仅会造成重大伤亡，而且将使作战旷日持久，因此，哈尔西决定对该岛围而不攻，越过该岛而攻取韦拉拉维拉岛，为后来尼米兹提出“越岛作战”提供了成功的先例。

正当哈尔西这样做的时候，日军主动撤出了科隆班格拉岛及韦拉拉维拉岛的守备部队。

接着，哈尔西又开始制定攻占布干维岛的作战计划。由于这时吉尔贝特战役即将开始，根据尼米兹的命令，哈尔西的许多舰船和部队被调给了斯普鲁恩斯。为能以较少的兵力顺利完成布干维尔岛战役，哈尔西在选择登陆地点上颇费了一番心思。

11 月 1 日，哈尔西部以数处佯攻吸引日军主力，却在岛不便登陆的西海岸登陆成功，令日军震惊不已。但哈尔西所辖特混舰队远在后方补充燃料、弹药，而日本的大森舰队得到 6 艘重型巡洋舰的加强，使哈尔西面临最危急的时刻。哈尔西于 11 月 5 日在没有足够的水面舰只护航的情况下出动他的 2 艘航空母舰，舰载机炸坏了停在腊包尔的日本 6 艘巡洋舰和 4 艘驱逐舰，古贺横一匆忙将重型巡洋舰撤走。布干维尔岛争夺战直到次年 3

月才结束。

在所罗门群岛战役中，美军击沉日军 1 艘巡洋舰、11 艘驱逐舰、重创 19 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击毁日军飞机 700 余架。

八、冒险出击 获准攻菲

所罗门群岛战役之后，美军正式划分中太平洋战区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辖区和任务。作为南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的哈尔西在作战方面归麦克阿瑟指挥，而作为第 3 舰队司令哈尔西则归尼米兹领导，这就难免产生磨擦。

1943 年 12 月，南太平洋的战事已日益沉寂，日本的南进战备已经从此成为幻影。哈尔西被召回华盛顿，由诺克斯授与第二枚“优异服务勋章”。授勋令中有这么一句话：“一位强有力和精神旺盛的将领，能够将其本身的战斗精神和坚决意志灌输给他的部下。”

1944 年 6 月 15 日，哈尔西又接收了原在斯普鲁恩斯指挥下的第 5 舰队，使之并入自己的第 3 舰队，从而将第 3 舰队的阵容大大扩展，成为一支以 4 个航空母舰群为主体的（共有 12 艘大型航空母舰）拥有 500 余艘舰船的庞大舰队，当时在所有高级将领中几乎只有尼米兹和哈尔西主张绕过加罗林群岛，直接进攻菲律宾。但是，他们的主张没有被接受。

尽管如此，哈尔西还是在 1944 年 8 月 24 日率领第 3 舰队浩浩荡荡地向加罗林群岛出发。

9 月中旬，在 3 天的激战中，舰载机几乎一共出动了 4 千架次，在空中击落敌机 173 架，在机场炸毁 305 架飞机；击沉的舰

只大约 100 艘，同时炸毁了许多岸上设施。而哈尔西的全部损失只是 9 架飞机 10 名飞行员。哈尔西已经用事实证明在美军占压倒优势的海空军兵力面前，加罗林群岛实际上只是囊中之物。在此期间，哈尔西还派飞机袭击了菲律宾沿海一带，发现日军防务十分空虚。

于是，哈尔西建议改变原定的“由南向北、逐次推进”的打法，而直接在中部的莱特岛登陆。这一建议，很快被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采纳，进攻的日期也提前了两个月。对此，美国朝野上下都曾给予了高度评价。尼米兹上将认为“哈尔西提出的进攻莱特岛的提议有可能使太平洋战争大大缩短几个月时间”，罗斯福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说：由于哈尔西的提议和计划的改变，“加速了菲律宾的解决和最后胜利的获得，也节省了许多生命”。

为了达成“中和北面”的任务，从 1944 年 9 月下旬起，哈尔西的第 3 舰队对吕宋、冲绳及台湾等地的日军基地进行了一系列空袭，为美军攻占菲律宾对日本继续从事战争至关重要，一旦失守，日本与东南亚各地的海上交通线就将被切断，所以为了保住菲律宾，日军决定采取孤注一掷的办法进行最后的一战。

日本联合舰队制定了一个“捷 1 号作战”计划，他们准备在美军开始菲律宾战役时，动用日军海军的所有战舰，组成北方、中央和南方 3 支分遣舰队，兵力将由 9 艘战列舰、4 艘航空母舰、19 艘巡洋舰和 33 艘驱逐舰所组成，还把菲律宾战区的 600 多架飞机全部调回来，企图首先以航空母舰为主的北方分遣舰队诱使哈尔西的第 3 舰队北上，远远离莱特湾，然后，其中央分遣舰队就乘虚而入，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与南方分遣舰队分进合击于莱特湾，粉碎美军登陆场，恢复菲律宾态势。

10月24日，海战史上最大的一次海战——莱特湾大海战开场了。战斗打响后，日军由于航渡组织不严密，空中掩护无力，突击也没有做到出其不意，而且各舰队之间的通讯联络又很差，因此，各编队均未完成规定任务。

在南路，10月24日夜间，西村舰队在苏里高海峡遭到美第34特混编队和鱼雷艇队的攻击，战列舰2艘和驱逐舰3艘被击沉，被迫仓皇后撤。25日，志摩舰队进入苏里海峡时，正好遇上败退的西村舰队，便一同撤向苏禄海了。

在北路，10月23日清晨，栗田舰队在巴拉望外海遭到哈尔西派出的200架舰载机和潜艇的攻击，战列舰1艘、巡洋舰2艘被击沉，巡洋舰1艘受到重创。栗田舰队遭到痛击后，掉头转向，朝西驶去。

正在这时，小泽舰队抵达马尼拉东北约400海里处。小泽为了诱敌，赶紧发出明码信号，以引起哈尔西的注意；并出动舰载机56架发起攻击。哈尔西根据空中侦察机“夸大战果的报告”，认为栗田舰队遭到重大损失并已仓皇撤退，便奋力北追小泽舰队。

至25日，哈尔西舰队连续出动了飞机6批，击沉小泽舰队4艘航空母舰（舰上几乎没有飞机）、3艘重巡洋舰、8艘驱逐舰。

在哈尔西舰队北追时，栗田舰队于24日夜间又掉头向东趁机穿过圣伯纳迪诺海峡（哈尔西得到情报后认为，这不过是一支丧失了战斗力的舰队，根据日本的传统作一次自寻死路的努力罢了。他深信，金凯德率领的美第7舰队能轻而易举的击败他。因此，他还是继续北追。），25日驶抵萨马岛以东，与掩护登陆的美第7舰队相遇。美第7舰队因缺乏大型舰只和快速航空母舰，

立即向哈尔西呼救，但没有及时得到援兵。结果，美第7舰队遭到重创向南撤退。

栗田舰队挫败美军第7舰队后继续向莱特湾行驶。此时，该地有80余艘美国运输船正在卸载，而且没有大型舰只掩护。但栗田不明情况，深恐被美国航母编队歼灭，竟调头转向，从原路撤走了。

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一直在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上午10时左右，从未下达过战术指示的尼米兹给哈尔西发了一份电报，询问“34特混编队在哪里？”报务员为防止敌人破译，把电报改成了“全世界都想知道34特混编队在哪里？”接到电报后，哈尔西受到极大刺激，气得直咳嗽，好像“挨了一记耳光”。这时，小泽舰队离他只有42海里了，但他还是立即掉头南下，“放弃了从当军校学员时起就梦寐以求的机会。”

此战，日本3支海战部队全部遭到失败，共损失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9艘，飞机600架。

然而，美军由于没有组成统一的作战指挥部，参战的两个舰队仍然分属两个战区统辖，因此，在作战中协调很差。战斗出现了一些险情，几乎使美军在登陆地域的态势转为不利。

菲律宾战役期间，哈尔西还有一次重大历险。1944年12月中旬，哈尔西率第3舰队在航行途中没有得到任何气象警报而突遇强台风，损失3艘驱逐舰、重创9艘驱逐舰；毁伤156架飞机；890名官兵失踪或遇难，80名官兵受伤。

由于美军一度出现的险情与哈尔西的决定有直接关系，因此，海战结束后，哈尔西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有人称哈尔西的北追是一场“蛮勇的追击战”。但耿直的哈尔西一直认为“真正

的错误在于命令他的舰队掉头转向”，他在战后曾说：“我决心打击北面敌军的决定是一个很难作的决定，不过假使遭遇到同样的环境，而且只获得那同样的情报，即令在今天我也还是会再度作出这样的决定。”美军海军部在“公正的检讨”之后，认为哈尔西的打法是“成功”的。

为了表彰哈尔西在菲律宾战役中的巨大贡献，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亲自把第3枚“优异服务勋章”挂在哈尔西的胸前。

九、参加受降 迎接胜利

莱特湾大海战后，哈尔西一直在菲律宾及中国沿海一带率舰作战。12月11日那一天，第3舰队击沉了41艘舰只，共12000吨，可算是最高纪录。到1945年1月26日，哈尔西把指挥权交给斯普鲁恩斯，于是第3舰队改名为第5舰队。

1945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日法西斯在各个战场都遭到惨重失败。5月8日，德国法西斯政府无条件投降，预示着日本法西斯的末日也为期不远了。

5月18日，哈尔西又披挂上阵，以“密苏里”号为旗舰。7月1日，第3舰队从莱特湾启程，发动太平洋战争中最后的海军攻势。哈尔西发出了气壮山河的通报：“我们将攻击敌人的本土，消灭他们残余的海军、商船、空军以及工业和交通……我们下一个要进入的港口就是东京本身！”

此时，哈尔西已成为海上皇帝，对方根本无招架之力。他说：“我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我们的船没有轮子，不能从岸上冲入日本内陆，把敌人赶尽杀绝。”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宣布日本法西斯政府必须无条件投降。但日本军政府执迷不悟，继续负隅顽抗。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日本投降已在眼前。但在尚未结束战争之前，哈尔西的攻击仍然不停。直到8月15日才停止一切攻击行动。哈尔西认为真正迫使日本帝国屈膝的是潜艇和飞机。至于原子弹和苏联的参战并非是结束战争的直接原因，不过恰好让日本人获得了一个挽回面子的借口而已。他说：“我希望历史记住这个教训。”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随即进攻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日军整个防御体系不久就土崩瓦解了。此时，我八路军、新四军也在全国各地向侵华日军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势，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失败已成定局，至此，日本军政府不得不于8月15日宣告无条件投降。从这以后，散布在远东、南亚各国、南中国海地区和太平洋诸岛的330万日本侵略军陆续向盟国投降。

根据波茨坦会议的有关条款，盟军将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美国总统杜鲁门通知麦克阿瑟，根据美英苏政府之间的协定，他被指派为盟军的最高联合总司令，并授权接受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统帅部的正式官方代表们签署的投降文件。

但是，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却为此大动肝火。他认为：如此随便地把赢得太平洋战争的全部荣誉都给了陆军是对海军卓越战功的贬低，他决定不出席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指挥盟国军队取得太平洋战争胜利的美国陆军和海军的两个统帅发生的呕气事件，很快被反映到美国总统杜鲁门那里。

为了调解这场可能贻人笑柄的矛盾，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借

机劝说杜鲁门，终于成功地获准尼米兹可以以美国政府官方代表的身份代表美国政府签字，这才挽回局面。签字仪式在一艘以福莱斯特家乡命名的战列舰上举行，这艘舰恰好是哈尔西的旗舰“密苏里”号。说来也巧，40年前哈尔西恰是在“密苏里”号上开始自己海军生涯的，现在他又要在“密苏里”号上迎接他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了，他感到无比的欣慰。

为了安排这次举世瞩目的仪式，哈尔西颇费了番心思。他下令，会场设在他住舱附近的甲板上，会场中放置一张水兵饭桌，铺一张绿色桌布。为了使摄影师和记者有个活动的场地，又不致影响整个仪式的秩序，还专门在舰舷外侧临时搭了一个能容纳40~50人的平台。举行仪式的那天，“密苏里”舰的桅杆上将悬挂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时，华盛顿国会大厦上曾悬挂的那面星条旗。

9月2日，美国驱逐舰首先把盟国的将军们运到“密苏里”号上，同行的还有世界各国包括日本的新闻代表。此时，“密苏里”舰的所有炮口都高高地仰起，全舰官兵早就聚集在会场周围，有的人甚至爬到大炮的炮身上坐定，俯瞰这令人激动的一幕。为了表示对日本法西斯的蔑视，参加仪式的所有盟军官兵都身着军便服，美军官兵则更为随便。他们只穿着卡其布衬衣，不系领带，不挂勋章，也没有穿外衣。这是他们作战时的衣着。

8时45分，麦克阿瑟一行登上“密苏里”号，精明的麦克阿瑟忽然注意到主桅上不同寻常的安排：他的红色将旗正好与尼米兹的蓝色将旗并排飘扬着。他知道这是尼米兹有意安排的，意在提醒他，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他与尼米兹的级别是相同的，并无高低之分。

麦克阿瑟登舰后，哈尔西将他和尼米兹安排在自己的住舱里等待日本特使的到来。几分钟后，日本代表团乘坐一艘小汽艇靠上“密苏里”号。这时，麦克阿瑟、尼米兹起身，并肩步入会场，哈尔西紧随其后。不一会儿，日本人依次登上舷梯。

签字仪式由麦克阿瑟主持。首先由乐队奏起美国国歌，然后由一个牧师做了祈祷。接着麦克阿瑟站在一排麦克风前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说。最后，他代表盟军指示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规定的地方签字。

投降书被装订成两个文本，一份是英文的，另一份是日文的。日本外相重光葵第一个走上来。他神情紧张地摘下自己的帽子、手套，哆里哆嗦地把手杖放在一边，然后坐在桌前磨蹭了好半天，好像不知该在哪里签字，使整个会场出现了一阵尴尬、紧张的气氛。

9 时零 4 分，重光葵签了字。战争从此结束了。

盟国方面由麦克阿瑟首先代表盟国签字。在签字时，他有意让两位在战争初期被日军俘虏的美国将军汨赖特和白西华站在他的身后，然后，用 5 支笔分别在两个文本上签完字。

随后，尼米兹代表美国政府签字。他请哈尔西、薛尔曼和他的一个作战参谋站在他的身后，他签完字后，也把自己的笔分别送给了这 3 个人。尼米兹签字后，中国代表徐永昌、英国代表弗雷泽、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等，以及澳、加、法、荷、新西兰等各国代表也依次签了字，仪式前后只用了 14 分钟。

至此，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被载入史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同时宣告结束。

十、海上斗士 战后荣归

1945年10月15日，在美国海军中已服役了44年的老将哈尔西，站在“南达科塔”号战舰的舰桥上，从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下缓缓通过。他们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第一批载誉而归的部队。正像1942年初，哈尔西的航空母舰首先发起攻势一样，现在他又赶了个“先”。当时，一位资深的战地记者这样写道：“战争中最著名的海军部队——哈尔西的第3舰队，今天回家了。”

作为一位战术指挥官，哈尔西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海上度过。他尽管有点随心所欲，甚至在指挥作战时，也常常带头蛮干，但带兵还是颇有办法的。他知道怎样去激励自己的部下。他喜欢与士兵在一起。他有一种吸引他们的魅力和幽默感。在他的旗舰内，虽然官兵众多，工作紧张，但他却能叫出每一位水兵的小名和绰号。他的参谋人员大都是追随他多年的部属。他们之间彼此了解，关系融洽。战后，有的传记作家在评论哈尔西的带兵方略时说：哈尔西从来不是一个把自己的部下送入战斗的将军，而总是亲自带领他们进入战斗。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官兵们都喜欢在他的指挥下出海打仗的原因吧。

他与斯普鲁恩斯不一样，他喜欢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太平洋舰队的新兵大都在入伍前就久闻他的大名，就连他的一些近乎骂人的粗话也成了前线许多士兵的口头禅。美国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勇敢善战的海上猛将，从未打过败仗，为美国建立过卓越功勋，所以，对于他的一些缺点，人们也总是抱着谅解的态度。

哈尔西踏上美利坚的土地时，受到了朝野上下的热烈欢迎。为了表彰他的卓著战功，美国政府又授予他第四枚“优异服务勋章”。

1945 年 12 月，哈尔西晋升为海军五星上将。

1947 年，哈尔西退出现役，出版《哈尔西海军上将的故事》。

1959 年 8 月 16 日，哈尔西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享年 76 岁。